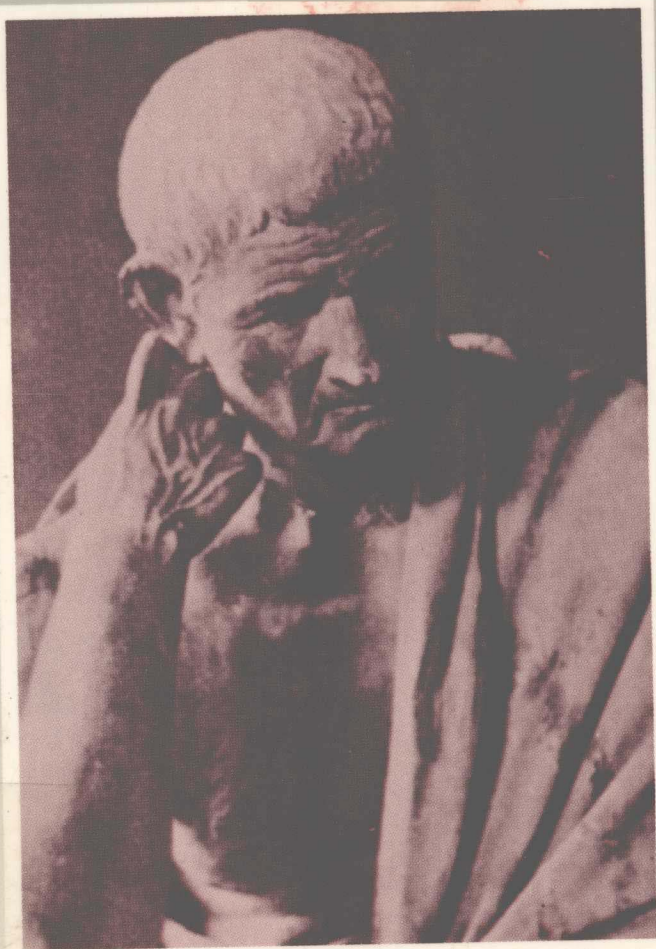


西方思想家譯叢 ⑪

亞里斯多德

作者：Jonathan Barnes

譯者：李日章



西方思想家譯叢⑪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Jonathan Barnes 著 李日章譯

亞里斯多德 西方思想家譯叢①

72.9.0639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著者 Jonathan Barnes
譯者 李 日 章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7號
電話：7681234 — 2317
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 11012-11 •

亞里斯多德

巴恩斯 (Barnes, Jonathan) 撰 李日章譯

民國72年 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2〕147面 21公分

(西方思想家譯叢①)

原書名：Aristotle

附：亞里斯多德年表、推薦書目、人名註釋及索引

I. 巴恩斯撰 II. 李日章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141.5

8545

NT\$100.00

封面設計：文庭澍

西方思想家譯叢

荷馬
柏拉圖
耶穌
馬基維利
蒙田
伽利略
休謨
柏克
柯立芝
托爾斯泰
亞里斯多德
但丁
巴斯卡
黑格爾
克勞塞維茲
康德
培根

目錄

第一章	生平與著作	1
第二章	一個知名人物	7
第三章	動物學研究	13
第四章	搜集事實	21
第五章	哲學的背景	27
第六章	科學的結構	35
第七章	邏輯	43
第八章	知識	49
第九章	理想與成就	57
第十章	實在	61
第十一章	變化	71
第十二章	原因	79
第十三章	經驗主義	87
第十四章	亞里斯多德的世界圖像	93
第十五章	心理學	101
第十六章	證據與理論	107
第十七章	目的論	113

第十八章 實踐哲學.....	119
第十九章 藝術.....	127
第二十章 身後.....	131
亞里斯多德年表.....	137
推薦書目.....	139
人名註釋及索引.....	143

第一章 生平與著作

亞里斯多德死於西元前三二二年秋，享年六十二歲，正當其創造力發展到最高峯的時候。他是一位永不倦怠的學者，其科學研究的範圍之廣，與其哲學思辯的內涵之深，相互輝映；他又是一位良師，鼓舞着世代代的學子，至今依然如是；他也是一個引起爭論的知名人物，在一個動亂的世界中度過他紛擾的一生。他凌越古人，猶如一位知識界的巨人。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人對學術做過如此鉅大的貢獻。在他之後，也沒有人可望企及他的成就。

關於亞氏的個性與人品，我們所知甚少。他出身豪富之家，難免稍染紈袴之風——手上戴着戒子，頭髮剪成流行的短髮。據說他患有消化不良症，兩腿生得又細又長。他的口才甚佳，演講清晰易懂，與人交談時，機鋒百出，極具說服力。他樹敵甚多，這些人把他形容成一個傲慢專橫的人。但是他留傳於世的遺囑，卻顯示出他的慷慨與體貼。他的哲學著作大都不具主觀的個人色彩，不過，從中仍可窺見：他珍視友誼與自足，也很清楚自己在一個光榮的傳統中居於何等地位，並為自己的成就恰如其分地感到自豪。筆者推測：作為一個人，他是值得欽佩的，但不見得十分和藹可親。

不過，這種推測未必可靠；因為我們不能希望像了解愛因斯坦或羅素那樣了解亞氏——他生活的時代畢竟太過邈遠

了。然而，我們卻可肯定一件事：亞氏終其一生都受到一種強烈的欲望所驅使——那就是求知的欲望。他的整個生涯和每一個行動都證明：他最關心的事，乃是如何促進真理的發現和增加人類知識的總量。他並不認為惟有他一個人才具有這種欲望——即使他只是單槍匹馬地獻身於追求自己的目標。他相信「凡屬人類，生而皆具求知的欲望」^①；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都應該和他的心靈一致，而「心靈的活動便是生活。」^②在一部早年的著作〔哲學之勸導〕（*Protrepticus or Exhortation to Philosophy*）中，亞氏宣稱：「智慧的獲致是令人愉悅的事；所有的人在哲學中都會覺得怡然自得，而情願拋開其他一切，把時間花在它上面。」^③（對亞氏而言，哲學並非學院人士所從事的抽象訓練，而是對知識的一般性追尋。）在〔尼可馬卡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一書中，他指出：「幸福」（即人充分實現自我且發展得最為圓滿的狀態）存在於知性活動與沉思冥想的生活裏。這種生活對於人類而言，是不是太過崇高而難以企及呢？不！「我們決不能聽信那些人的話，他們認為：我們既然是人，就只應該思想人的思想；既然是會死滅的東西，就應該去思想會死滅的思想。我們不應聽信這些人的話，我們毋寧更該盡量使自己不朽，竭盡所能的倚仗我們身上最精緻的成分而生活——這成分的體積雖小，其力量與價值卻比其他任何東西都大。」^④

① 〔形上學〕，卷1，1章；〔全集〕（Immanuel Bekker 編，希臘文版，下同），頁980，A欄，22行。

② 〔形上學〕，卷12，7章；〔全集〕，頁1072，B欄，27行。

③ 〔哲學之勸導〕，佚文，52章；引自 Iamblichus 編，〔哲學之勸導〕，頁40，27行至頁41，2行。

④ 〔尼可馬卡斯倫理學〕，卷10，7章；〔全集〕，頁1177，B欄，31—35行。

一個人最崇高的目標就是使自己不朽，或摹仿神；因為在這麼做的時候，他成了最完全的人以及最完全的自我。要達成這樣的自我實現，人必須遵循求知慾的指引——這種欲望，只要是人，自然具備。亞氏所開出的求取「幸福」的妙方，也許會被認為太嚴苛、太狹隘；他把自己強烈的求知慾當作是人類共具的通性，也未免太過樂觀。但他所開出的方子卻是發自他的內心：他敦勸我們像他一樣，努力去過自己的生活。

一位古代的亞氏傳記作家說道：「亞氏寫了許多本書。由於他在每一個領域都表現卓越，我認為這些書值得全部列舉出來。」^⑤ 接着他就列出了大約一百五十種著作的名稱。這些著作加在一起，印成現代的書籍形式，將多達五十巨冊。而這份清單還沒有把亞氏所有著作都包括進去——它甚至漏列了兩部作品：〔形上學〕(*Metaphysics*) 與〔尼可馬卡斯倫理學〕，而這兩部書，正是亞氏在今天最負盛名的作品。

亞氏的著作確實多得驚人；但它的傑出之處，還不在於它的量，而在於它所涉及的範圍與所包含的門類。亞氏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所著諸書的目錄包括：〔論公道〕、〔論詩人〕、〔論財富〕、〔論靈魂〕、〔論愉快〕、〔論科學〕、〔論屬與種〕、〔演繹〕、〔定義〕、〔政治理論演講集〕（八卷）、〔修辭藝術〕、〔論畢達哥拉斯學派〕、〔論動物〕（九卷）、〔解剖〕（七卷）、〔論植物〕、〔論運動〕、〔論天文學〕、〔荷馬史詩的問題〕（六卷）、〔論磁鐵〕、〔奧林匹克的優勝者〕、〔格言〕、〔論尼羅河〕。其中有討論邏輯和語言的作品，有討論藝術的作品，

⑤ 賴爾修 (Dogenes Laertius)，〔哲學家列傳〕(*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卷 5，21 章。

有討論倫理、政治與法律的作品，有憲政史與思想史的作品，有心理學與生理學的作品，有討論自然歷史（動物學、生物學、植物學）的作品，有化學、天文、機械、數學的作品，有討論科學之哲學與運動、空間、時間之性質的作品，有形上學與知識論的作品。任何一種學問領域，他都孜孜研討；任何一種人類活動，他都娓娓論述。他涉獵的範圍是驚人的。

他的作品只有五分之一流傳下來。但這些斷簡零篇已足以顯示其整個研究工作的成果。雖然他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散佚了，我們還是可以對他的活動形成一個完整的概念。他所流傳下來的作品，大都不是供別人閱讀的；這些論著可能本來只是亞氏自己的講稿——歷經刪改修訂，只想留供己用，不想公諸大衆。此外，許多我們現在當作是連貫的論文而研讀的作品，可能亞氏本來並不是為連貫的演講課程而寫就的。譬如現存的「形上學」一書就是由若干篇各自獨立的短文所組成；最早把它們以同一書名結集出版的人，是安卓尼卡斯（Andronicus of Rhodes）——這個人在西元前第一世紀編印了亞氏的全集。

因此，亞氏的論文之所以常常呈現出粗糙而質樸的風格，也就不足為奇了。柏拉圖的對話錄都是精彫細琢的文學作品；其思想之光彩，與其文字之優美，十分相稱。而亞氏大部分的現存作品，則甚為簡潔。他的論證都是很精簡的。其中頗多突兀的轉折、煩冗的重複、輕率的引喻。連貫的文章段落混雜於零散的簡短筆記之間。文字簡約、剛勁。不過，這種風格，只能部分歸因於這些論文乃是專供其個人閱讀之用；因為亞氏也曾經思考過科學著述應有的適當風格，而他是贊成簡單之風格的。「不管那一種講授形式，都得稍微留意一下所使用的語言；因為能不能把事物解釋清楚，確

與講解的方式有關。但這關係並不是很大：這些事物畢竟都被指了出來，都被引介到聽眾面前——這也就是為什麼沒有人用這種方式教授幾何的原因。」^⑥ 亞氏本來能夠寫得很精緻——他的風格曾經受到古代批評家的讚揚，他們讀過我們讀不到的亞氏作品——而他的若干論文確實也經過琢磨，甚至帶有矯飾之風。但精緻的文字畢竟無法為拙劣的思想增光，精緻的語言畢竟產生不了科學上的實益。

讀者打開亞氏的著作，如果期望從中讀到討論某個哲學課題的有系統專論或一本條理井然的科學教本，他一定會無法終篇，半途而廢：亞氏的論文根本不是那樣的東西。不過，閱讀這些論文，並不是沉悶的苦差使。亞氏的風格自有一股勁道，一旦你對它熟悉了，便會覺得它的吸引力絲毫不遜於柏拉圖可愛的散文。而且這些論文直截了當、開門見山地把作者的思想呈現出來：我們彷彿可以聽到亞里斯多德在那裏自言自語。

最重要的一點：亞里斯多德是不好消受的。我們最好是拿起一篇亞氏的論文，想像自己必須根據它去講一堂課。我們必須擴充與闡發其論點，把轉折之處交代清楚，擱置某些材料，留待下次使用，再加進幾個笑話，抽掉一些沉悶乏味的段落。亞里斯多德還可能使人大為光火。這裏他究竟是在扯些什麼呢？怎麼從那一點推出這一點的呢？他為什麼不能說得更清楚一些呢？一位古代的批評家說：「他以曖昧含混的文字來掩飾其艱澀的論題，藉此避免別人的駁斥——猶如烏賊噴出黑汁，使人難以捉住它。」^⑦ 每個讀者都會常常把

⑥ [論靈魂]，卷3，1章；[全集]，頁1404，A欄，8—12行。

⑦ 阿提卡斯 (Atticus)，[佚文] (*fragment*)，7章 (Baudry 編，頁28)，引見猶西比亞斯 (Eusebius)，[福音書入門] (*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卷15，9章，14節，頁810，D欄。

亞里斯多德看作一條烏賊。不過比起興奮與得意的時刻，惱火的時刻畢竟少得多。亞氏的論文對讀者提出其獨有的挑戰；讀者一旦接受了這個挑戰，便不希望這些論文以任何其他形式呈現。

第二章 一個知名人物

亞里斯多德不是避世的知識分子：他所推許的沉思冥想的生活，並不是要在安樂椅上或象牙塔中度過。雖然他從未從政，但卻是一個知名人物，常常是在大眾矚目的情況下過活。不過，他卻死在遠離希臘生活之主要中心的地方。西元前三二二年春，他搬到卡爾西斯（Chalcis）——位於優波雅（Euboea）島上，該地有他母親外家的產業；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中，他深為離羣索居而悲傷。

此前的十三年，他都在雅典度過，那是希臘世界的文化首都，他持之以恆地在萊西昂學院（Lyceum）講學授徒。亞氏相信知識和教學是不能分開的。他自己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別人的伴同下進行，他也隨時把他的思想傳播給他的朋友與學生，絕不藏私。他認為：除非一個人能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別人，則不能聲稱自己已弄懂了一門學科；他把教學視為知識之明證。

人們常常把萊西昂學院當作是亞里斯多德的「學校」。大家都不由自己的要把它想像成一種大學：我們想像那兒有功課表、演講課程、學生的註冊、學位的頒發；我們把自己的教育制度中那些手續與形式一股腦兒都加在亞氏身邊。其實，萊西昂並非一所私立學院：它是一所寺院，也是一所體育館——一種大眾休閒中心。一個古老的故事說：亞氏在早

上爲他所選定的學生講課，晚上則對一般大眾講課。不管實際的情形如何，學園內的一切措施絕對不像現代大學那麼正式。那裏沒有考試、沒有學位、沒有固定的課程；可能也沒有註冊手續，不收學費。

亞氏把教學與研究合爲一體——他的演講往往就是他的「研究論文」(research papers)，或是基於他當時之研究興趣的談話。他並不單獨工作。各色各樣的朋友與同事都加入他的科學與哲學事業。對亞氏的研究程序，我們所知甚少，不過我認爲：與其把它想像作一位日耳曼教授帶着一羣得意門生在做研究，不如把它想像作一羣朋友同心協力地在一起工作。

爲什麼亞氏突然放棄萊西昂學院的快樂生涯而隱退到偏遠的卡爾西斯呢？他說「他不希望雅典人再度犯下敵視哲學的罪行」^①。他所謂的第一次罪行，就是審判與處決蘇格拉底。亞氏擔心自己重蹈蘇格拉底的命運，他的害怕有其政治上的因由。

亞氏在世的時候，馬其頓在非立普二世與亞歷山大的統治下，不斷擴充勢力，進而支配了希臘世界，剝奪各小城邦的自由與獨立。亞氏終其一生都跟馬其頓有密切牽連。他的父親尼可馬卡斯 (Nicomachus) 是馬其頓宮庭的御醫，也是非立普之父阿敏塔斯 (Amyntas) 的好友；而在他自己的遺囑中，亞里斯多德更指定亞歷山大派駐希臘的總督安提帕特 (Antipater) 爲遺囑執行人。最爲人所津津樂道的軼事，則是他在西元前三四三年，應非立普之邀，前往米厄札 (Mieza)，擔任亞歷山大的家庭教師。後世對這對王子與哲學家的絕配，編織了許多傳奇故事；可是我們幾乎無法穿透傳奇的面紗而看清亞氏究竟對他這位野心勃勃卻不可愛的

^① 厄立恩 (Aelian), *Varia historia*, 卷 3, 36 章。

學生發生過多大的影響。（我們確知他寫過一本書，名為「亞歷山大，或論殖民地」*Alexander, or On Colonies*。）

亞歷山大死於西元前三二三年六月。一向以本身之獨立自主而自傲的雅典人不禁歡欣鼓舞，反馬其頓的情緒也因此高漲起來。亞里斯多德並不是馬其頓的代理人，他在萊西昂學院所傳授的政治理論也與馬其頓的利益相背。儘管如此，別人仍然把他跟馬其頓連在一起。（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以下一則故事的真實性：雅典人曾經樹立一塊紀念碑表揚他，其上記載道：「由於他對雅典公民的服務，特別是為增進他們的利益而與菲立普國王交涉……他為這個城邦效力良多。」）^② 亞里斯多德有許多馬其頓朋友：即此一點已足以使民主的雅典反對他。他覺得還是離開這個城市為妙。

不管他願不願意，亞里斯多德確是一位知名人物。從歷史的角度回顧，我們覺得亞氏確實不愧為哲學家之王。我們不知道他的同代人是不是也這樣看待他；不過他在希臘享有相當聲譽，倒是可以確定的。在德爾菲（Delphi）神廟發現的一塊石碑殘片，也為他的社會活動提供了一則有趣的旁證：「亞里斯多德與卡利斯贊尼斯（Callisthenes）兩人將曾在畢西賽會（Pythion Games）獲勝的人，以及最初經辦這個賽會的人，列出了一張名單。這兩位應受表揚與加冕。該名單並由史都華（the Stewards）鐫刻樹碑……立於廟中。」^③ 這塊碑是在西元前三三〇年左右刻成的。

據傳亞氏曾寫給他的朋友安提帕特（Antipater）這樣

② 烏撒比亞（Ibn Abi Usaibia），「亞里斯多德傳」（*Life of Aristotle*），18章；收於杜林（I. Düring），「古代傳記傳統中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in Ancient Biographical Tradition*，Göteborg, 1957），頁215。

③ 狄騰柏格（W. Dittenberger）編，「希臘碑銘選輯」（*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3rd ed., Leipzig, 1915），註275。